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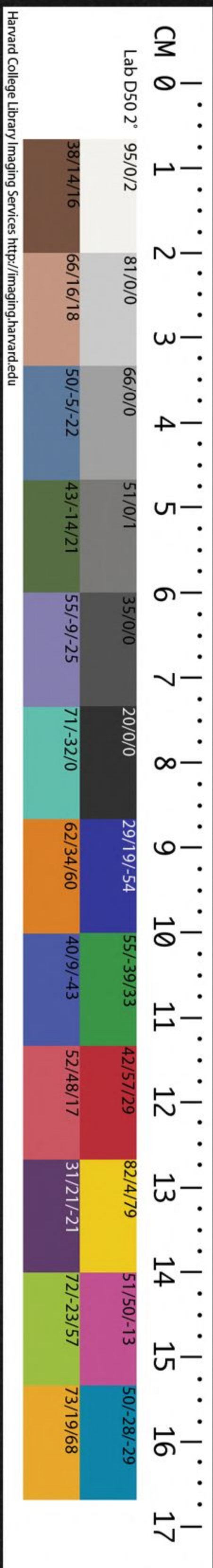
T 110 /4120 A

12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十三經註疏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七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印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

反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背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

侯復歸于衛

例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七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印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

反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背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

侯復歸于衛

例

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術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註 吳荀偃子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註 卿會公侯皆應

賤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

嫌向戌直以會公賤之

澶市延反

註 卿會至賤

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是卿會公侯皆合賤良霄亦當賤也但向戌會公已

自當賤而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

故書良霄以駁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直以會公被

也若良霄與晉未皆賤無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

賤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戌有

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班在下不

寢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

必特書良霄以駁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魯

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

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註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才何反惡

烏路反

晉人執衛甯喜

痤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註 未同盟而赴以名

註 同盟未

而赴以名。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

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音云行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

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

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

反徐扶沃反道音導御魚呂反拂芳弗反褰起

褻反本或作騫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

衣褰裳也。正義曰拂衣披迅之義以其將聞知拂

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褰

裳解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不務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

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

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私欲侈則公義廢。後呂氏反。平公至卑乎。正

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

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
 叔向者以鬪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
 言之據其鬪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善則叔向無
 之叔向以子貞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無可爭杜
 云爭謂所行為善○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
 准言子朱之心也○辭辭不能敬敬敬
 求反國鮮音仙為辭辭不能敬敬敬
 如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其文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
 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
 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
 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
 敬如不得上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

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
 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
 出獲其居反瑗于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
 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
 剽弒申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
 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
 使所吏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

○使所吏
 反還音環
 矣見賢遍反一音如字
 淹於廉反徐於嚴反

寬言猶夫人也

音扶言其為人猶如故

若不已

死無日矣

音扶

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

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

音扶

言子鮮為義多不過

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

齊孫襄居守

音扶二子孫文子之子

音扶又反

二月庚寅

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

音扶

伯國孫襄也父

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

音扶

欲奔伯國

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以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及太子角

音扶

子叔衛侯剽之子叔剽無謚故

音扶又反

音扶

下復想同服虔云殺太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

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

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弑君之下并

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世子世子亦

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

子叔至謚故正義曰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

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

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子叔

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

是舉其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亦書曰甯喜弑其君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

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

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專祿以周旋戮也

臣

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唯

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疏

書曰至戮也。正義

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
經皆書叛和庶其莒牟夷和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
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為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
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皆為有地隨
已故稱為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
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隨
已則不稱叛是叛雖反昔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
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焉叛無
凡例傳言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
為祿食臣之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
以為已奉身而君臣以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
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
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法為罪戮之田邑或分之

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
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上之實昔書曰

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於列故雖有善
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

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則叛可知
蓋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

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
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

皆為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為已既有東西隨已
謂之為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

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為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不屬
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翹於晉地若不入晉

晉復何以成之傳言以戚如晉服甲午衛侯入書曰
言不臣於晉是反立明以解傳也

復歸國納之也

臣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

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

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

於門者領之而已領其頭言斬驕心易生音竟

領戶感反本又作頭易以鼓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

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

大夫大音泰朝如字吾子獨不在當券人在存問之公聞

亦子答甯喜之言故愈之公聞至之言。正義曰沈

之言而發歎本非面答甯喜之言而云答者時聞甯喜

之言遂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面相答無異故言答

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朝

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洩以從扞牧圉臣

之罪一也有出者出謂術居謂剽也居宜

反縛息列反扞戶幹反圍魚呂反下同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四非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

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

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東

鄙愬悉路反下同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

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

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

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也復愬于晉

為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註入陳在前

年三月甲寅朔享于裒賜之先路三命之服註先路

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蓋請之於王作。路本亦

註先路至於王。正義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乘孤

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

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驥者

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也賜

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

王也宣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知

諸侯命臣有請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

之法故云蓋也註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

邑三十二井下。先徐悉薦反義曰禮遺人以物皆

以輕先重後故杜以路及命服為邑之先也周禮小司

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

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

之間六邑出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

以為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名大小無定子

展子產為御曰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

土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

惟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

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為邑杜以正

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為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

六邑為節級之差劉以賜二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

為大邑而規杜氏非也邑千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四註上卿子產次卿子西十一年良賢見經十九年

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見。殺所界反註上卿至

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

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曰子展當國

余缺

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為上卿是子西次
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為二良霄為三二七年鄭伯
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叙二子石
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年禘謀論子
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
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
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且子展之功也臣
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上文以次之

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註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

固與之乃受三邑註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

受三邑公孫揮曰註走其將知政矣註知國政讓不

失禮○晉人為孫公以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

穆子來聘召公也註召公為澶淵會偽為于○楚子

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註雩婁今屬安豐

郡或一呼反婁如字徐力俱反如淳音樓遂侵鄭五

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註皇頡鄭大天守城麋之

邑麋九倫反頡戶結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

聞與之爭之註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音恤正於伯

州犁註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

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註言王子圍及穿封戍

皆非細人易別識也別彼列反上其手曰天子為

王斗圍寡君之貴介弟也註介大也上時掌反下

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註上下手以道囚意音導囚曰頡遇王子弱焉音弱

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成怒抽戈逐王三閔弗及楚人

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成城麋註印董父鄭大夫

抽勅留反印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

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止註主作辭令之正以為請

子產曰不獲註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于為

反又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註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註其

不然正義曰秦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

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註辭如此董父可得弗

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註更遣使

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使所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註正戚之封疆疆居良取衛西鄙懿氏

六十以與孫氏註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

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註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以

懿氏為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為氏族之名蓋上世

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杜

以懿氏既為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為取田六十
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為是今知非者此六
十之文摠屬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卿大
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
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為六十趙武不書尊公也
井劉從服說以規杜氏非也
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
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

也 如期至 趙武至所也。正義曰僖二十九年
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位
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
大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
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
罪向戌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為別有見義不貶良霄
不得摠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
霄向戌亦為尊公不應書也如良霄書後也言既為
會公侯復為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會之

班次以國大小為序諸會鄭知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
為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
有善可褒而得進其班者如班常在衛下此會齊衛
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
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褒文也計良霄會公亦
應合賤所以得書名者方其貢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
駁向戌非為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
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達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戌加
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
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
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叙也以是杜言良霄會公亦
合賤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謂不使與宋俱退
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升進異於常也宋以後至退
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為責故
令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非
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御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御敵
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諱盟天子大夫
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沒公

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沒公

也於是衛侯會之註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與

會音疏註晉將至不書。正義曰下云衛侯如晉晉

也不得與會而傳云衛侯會之言其至會所耳註晉人執釋善北宮遺使齊

以先歸註討其弑君伐孫氏也註賈北宮括之子女齊

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音汝衛侯如

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註士弱晉主獄大夫秋

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註欲共請之為于

為臣注為林父為臣皆同註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註嘉樂詩大

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

戶嫌反疏註嘉樂至于天。正義曰嘉樂君子以下

二君以晉侯樂已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已鄭

賦緇衣言不敢遠晉所以合嘉樂也服處云晉侯自

嘉樂愚註國景子相齊侯註景子國弱亮相息賦蓼蕭

註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

君恩澤及諸侯大音泰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緇

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不

敢違遠於晉日反遠于萬反叔向命晉侯拜二君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

之不貳也註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

辭異

○ 祧他

疏

叔向至貳也。正義曰沈氏云賦

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

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

今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飲

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

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

譽。常處位是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

得宗廟安也。

國子使晏平

仲私於叔向

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

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

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生。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

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生。三君。

言自以殺晉。成

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纒之柔矣。

逸詩

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纒之御剛馬。

反。疏。逸詩至剛馬。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

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纒之柔矣。馬亦

不剛。纒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

故謂彼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眾

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君將。

仲子兮。將七羊反。注同。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

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

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子展鄭子罕

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士子孔

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鄭七穆謂子

展。公孫舍之罕。

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
 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
 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孫去疾
 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駢也國公孫子發也子
 公孫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
 然也士子孔也子然士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也
 七也士子孔也子然士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也
 也士子孔也子然士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也
 然士子孔也子然士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也
 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官不能殺子
 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為卿也杜注彼云皆穆公
 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氏即羽師
 頤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
 揮為離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
 傳皆出穆公也 ○初宋苒司徒生女子註苒司徒宋大
 故稱七穆也 ○初宋苒司徒生女子註苒司徒宋大
 夫錢苒如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註共

姬宋伯姬也 ○堤亦作隄徐丁兮名之曰葉長而美

平公入夕註平公共姬子也 ○長丁共姬與之食公

見棄也而視之尤註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註佐

元公名惡而婉註佐貌惡而心順 ○婉於大子瘳美

而狠註貌美而心狠戾 ○狠胡令左師畏而惡之註令

左師向戍 ○惡鳥路寺人惠牆在戾為大子內師而

無寵註惠牆氏伊戾名 ○牆或作啻音 ○伊戾名 ○

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社以下文單

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為氏伊戾為名也內

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也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註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

過在他年又復扶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任死

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反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

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

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

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

而騁告公騁馳也而騁告公騁馳也

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

而騁告公騁馳也而騁告公騁馳也

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

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有盟徵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

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任也能免我以其

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聒古活反下

多為言語人譁亂其耳故聒為謹也過期乃縊而死

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

之步馬者赤馬習馬亨音彭反問之對曰君夫

之步馬者赤馬習馬亨音彭反問之對曰君夫

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

之先饋其位反先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

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左師合使者改命

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呈反使

所更反下文通左師至受之正義曰夫人氏者

使同諛羊朱反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

佐為大子棄即正為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

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

為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

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鄭伯歸自晉請衛

為夫人傳言左師之諛也

侯歸使于西如晉聘辭曰宣不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

矣言自帷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與謝不敏

子西名夏戶君子曰善星爭大國將來於人必先

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太

師于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于朝之

子伍舉于晉祖父叔舉也朝正義曰聲子則經

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明舉為

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瘁。徒典反。詩

至謂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既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因病。此詩之意。言無

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注。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故夏至善也。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臯陶

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若用刑錯失等與其殺不

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亦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

不敢怠。解自寬暇。則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賣反。解佳

注。為下至天子。正義曰。此商頌殷武之篇。詩注。為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為下國所命。謂下國

諸侯推命。湯為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夷怨。南此。湯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以有勸賞而畏刑。樂行賞

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註。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註。飫。饜也。酒食賜

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舉同。飫於據反。饜本亦作

厭於。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

樂。註。不舉。盛饌。將刑至徹樂。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

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

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眾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二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為

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撤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國之大憂合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是徹縣也大司樂此以知其畏刑弛縣之內不言刑殺大故文不具耳也三者禮之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朝如字。三儀之亂。

析公奔晉註在文十四年歷反祈星晉人真諸戎車之

殿以為謀主註殿後軍多練反注同統角之役晉

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註鈞同甘聲道徒困反窺徐勅反又通弔反揚以岐反鈞音均徐居旬反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

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註成六年晉蔡

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統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

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潰戶內反遂音遂麗力馳反復扶又反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夫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

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註不是其曲直夏戶雅反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註郤晉邑郤許六反以為

謀主彭城之召晉遇楚於靡角之谷註在成十八年

晉將道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

歸一人簡兵萬乘簡擇鬼閱楚所留反乘繩證反閱音悅秣馬

秣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音辱陳直觀

反明日將戰仁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

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江

反楚失東夷于卒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

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

令尹子辛子及與于靈爭夏姬于靈巫臣而雍害

其事于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反注同

子靈奔晉且百人與之邢邢晉邑音刑以為謀主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勤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

來駕棘楚邑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反鄆才多

反又子且射御驅侵正義曰楚罷於奔命至今

為患則于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見賢罷音皮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

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

成十六年音匣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道矣苗賁皇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道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

在中軍原直觀反下成陳并注同卒子忽反若塞井

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

義曰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

陳於軍中則此謀范句所為今以為苗賁皇之計者

鄭眾云此范句所言苗賁皇誘范易行以誘之

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為為喻范易行以誘之

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

已不復顧二穆之兵音亦行戶即反注及下同賈音

衡令力呈反下同復欒范易行以誘之正義曰

扶又反下復注同欒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

易賈以行為道也欒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

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

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

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父

矣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

安得為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

則謂欒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為簡易之易謂

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原直觀反下成陳并注同

塞井夷竈以為陳

范易行以誘之

欒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范易行以誘之

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綺魚吾乃四萃於其王族

必大敗之註四萃四面集攻之辭反萃在疏四萃至

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

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息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

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晉人從之楚師

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大敗王夷師燔註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燔

子潛夷傷至為燔正義曰日月令云瞻夷察傷

反知夷亦傷也於詩呂綺射王中目是王傷也

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相傳有子及死之鄭叛吳興

楚失諸侯則首賈皇之為山字木曰是皆然矣聲子

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牛年子牛得疾而

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

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註言楚亦不以為意娶本又

反女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註以比叔向註以舉材

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乎木懼言諸王

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註椒鳴伍舉子

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疏木子

至逆之。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愀然曰夫子

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為不來子木曰

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賁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

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

為我召之吾倍其室乃許襄公如楚請伐鄭十

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恚一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

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日楚子伐鄭為許于為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國同

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

亡報反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使也夫小人

之性覺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

之利也若何從之覺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

戰者皆覺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

也子住反又如字夫小至從之。正義曰於時鄭

已名故子產為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得戰者小

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真得戰鬪以足滿其性

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為其身非

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

王肅云覺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

仇奮覺以軒鬻是覺為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

故為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是小人之性貪

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於勇貪求

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已名非能為國家計

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也定本云嗇養也非也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

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說音悅下注同禦涉

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登

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註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

音玄汜音凡徐扶嚴反院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也

汝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

而南歸也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註衛侯以女說晉而

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註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註問何事來聘對曰

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註起宣子名禮

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

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註起宣至斥

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註曲禮云列國

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之

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入官卑故下士註獨得旅稱周

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註是知宰旅為

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

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

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

乎辭不失舊註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

韓起不失舊○齊人城邾之歲註在二十四年其夏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註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

丘縣故城是註廩力院烏餘至城是正義曰釋

例土地名以廩丘為齊地案

廩丘地在東都則是衛之邦城齊竟不至此也羊角
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為
餘齊之大夫得少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而取得衛
邑以賜焉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列宋樂大心之有原
也宋鄭大夫得少晉地為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之衛
地為采邑社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為齊地明
年討焉餘皆反其邑而歸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
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治直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
縣所治羊角城是更反廩丘縣東北有大兩自其竇入兩故水竇開
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音界
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
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

莊十八年公追我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成
來不覺國以為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
者諱國惡禮也候不在疆我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
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
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
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也此亦戰于麻隧
之類蓋經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
文脫漏耳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
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之使歸其地
今焉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
於是至治之。正義曰焉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
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為政至明年始討
焉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
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

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有梁帶能無用師
晉侯使往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七

晉侯使往
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有梁帶能無用師

春秋左氏註疏卷第三十八

襄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在宋

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

晉賁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

惡下○與呼亂反與音預下同先**疏**○案傳至惡下

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

蔡鄭許曹邾滕弁宋為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

相見邾滕為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為盟而為此會故

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為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

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軟則當先書楚傳言

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

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

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

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奐

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

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

子木等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

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

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相而經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弒剽

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

在宋會下從赴○甯喜至從赴○正義曰大夫見

之傳乃為專而殺之喜之於衍未為罪當死也故杜

跡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當誅衍雖不以弒剽致

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

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凡音專復扶又反

注衛侯至罪凡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列

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大夫

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

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

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

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鱣皆是有曲

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

直書弟則是兄曲也是杜以鱣之出奔非鱣之罪故

跡其事以為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鱣與甯喜言

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

未為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答

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

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

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

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綺倚於疏注夏會至備矣

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

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日而後凡故此不

復序而摠云諸侯之大夫遷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

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

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

也不視邾滕其是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

為是也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

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疆政令出

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所

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疆直季氏所

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

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爲真共敬從命

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

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
不可違豈不使李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為
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約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
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平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
未為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已心違君之命故貶
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出於
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
故季孫揮之不敢以已意假公命以敷叔孫也邾滕
之班不列於會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
事非機危禮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
甚其君民食於深宮今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
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
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
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
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是邾滕於理是也但
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里而君尊此為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註今長歷推十一月朔

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而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

失閏故知經誤疏今長至經誤○正義曰此經言

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

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

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胥韋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註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

地為名○喪息浪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註烏餘以

地來故詐許封之疏傳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
車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
諸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衆疆也慮其迸散欲聚以

執之下云盡獲之是也烏餘以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

烏餘之封者註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

者而遂執之盡獲之註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

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註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

失政而諸侯猶睦疏皆取至於晉正義曰古本亦

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

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

三國睦耳不重是也○齊慶封來聘其車美註叔孫謂叔孫曰慶

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

相鼠亦不知也註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

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

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同相息亮反注同鄘音容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註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

註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註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

名止也註祇適也支注同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巨謀註二公孫衛大夫音預使

攻甯氏弗克皆死註無他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

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伯子皮與孫子盟于立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

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

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夏免餘復攻宵氏殺宵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

書非卿也又古復扶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宵喜

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宵喜

不亦難乎難以治國呂反子鮮至難乎。正

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

有罪所以止人為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為善今賞罰

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刑罰也君失其信違信

而殺宵喜而國無法賞罰所以章明以此為國不亦

難乎言治且縛實使之使宵喜納君逐出奔晉公

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

於河善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

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怨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

所自懇。路反。懇息。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註自誓不仕終身。身不自誓不仕。事辭也。言自誓不仕。

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

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蓋差在公喪之如稅服終

身。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

本無月數。痛愍于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

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即反，又息浪反。稅徐云：讀

公尋薨，故言終身。音歲。末同。服音吐。外反。縗本亦

作衰音。音。稅即至。言終身。正義曰：傳云公喪之

七雷反。音。者言公為之。服喪也。禮無稅服之名。如

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

聞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

義不通。故云稅即總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

服有總衰裳，壯麻經。既葬除之，其章唯。有諸侯大夫

為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曰：總衰者，小功

之總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凡布細而升半細。其縷

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升半細。其縷

總是總者，縷細而希，疎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

禮天子者，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為之。服。獻公

痛。際子鮮特為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

不自云。幾月當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

云終身也。兄弟之服。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

過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謂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繩○

反通稱注此一至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

尺證反注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

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

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

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臣弗敢

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聞且窳于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注贊佐也照反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注

文子太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注欲獲息民之名武○弭徐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虫蠹本又作○注蠹害

正義曰釋虫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虫也穆天子

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曝去書內簡中之虫是虫在

木中謂之為蠹昭三年傳云分聚朽蠹則在諸物之

中皆名為蠹故云害物之虫也害物之虫既名為蠹

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注言雖知兵不

得久弭今不可不許音○音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

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

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

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

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註折俎體解節折并

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

之事○難之乃旦反下懼難同焉於度反下將焉用

音制俎○折俎至之事○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

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

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

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

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賅

子而掌其政今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

薦盞之事故宋人此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註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

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使舉是

舉謂記○仲尼至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畧本意難

錄之也○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

禮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

者以為後人之法立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

之○宋向至文辭○正義曰社以賓主之辭禮有

定去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

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

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

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為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

亦不必然也。戊申叔孫豹齊歸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辰邾悼公至。

至成言於晉。

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木成言於楚。

謂向成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使諸侯從晉楚者一更相朝見。

戊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仇也晉之不能於齊

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

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

至自陳陳孔伯蔡公孫師生至

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反以藩為軍。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壘以備不虞。此藩籬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

也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風謂趙孟

伯風荀盈。伯風荀盈。正義曰伯風即是荀盈。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

伯風晉大夫其意以為。別有伯風非荀盈也。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

言楚有襲晉之氣。徐扶云反。趙孟曰吾左還入於

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

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口。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惠

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徐丁仲反。伯州犁曰合

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

于木。白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末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

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志將至及

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為志出口為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為信必言以

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
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
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
三者以定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

及三趙孟患楚東申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

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音單

注同斃婢世反踣蒲比反也匹夫至其死正義曰匹夫謂賤人

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

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

食言者不病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為食言也

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

信召人而以僭齊之齊成也反不信也必莫之與

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

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

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或音扶子何懼焉又不

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

夫能至及是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

子何須懼焉又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

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

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疏兩事至敦之。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戊申

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乃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相

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使謂

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

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非公意也若餘

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餘

人為使季孫以已意命之無敢違者但叔孫疆直季

孫所憚告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勸之

望其敬公命而遂已志也長歷丁卯是六月二十

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乃始

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復請足

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已之

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邪

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命失

命之甚是言其間定得反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註私屬二國故音與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

族言違命也註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

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

小是故貶之疏於國魯君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公

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違命

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內知

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應內

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雖非

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大順

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
得之案經去其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
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賈達賞之丘
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
傳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也

晉楚爭先註爭先軟血晉人曰晉固

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註狎更也。先晉悉薦反或加。且晉至久矣。正
字狎戶甲反更音庚。義曰陳蔡鄭許作

南卜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之
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註只辭之只

反非歸其尸盟也註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註小國主辨具註辨皮

國主辨具。正義曰盟實大國為主而此云小國主

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

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街之役

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虺也所

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

小國執牛耳鄆街吳公子執之者於特是為盟主夷

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

尸其事此盟爭先軟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
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闢因盟時小國主盟為
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細不亦可乎註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
有信也註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
夫趙孟為客註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飲於鵠反。疏。主客一至為客。正義曰：享宴

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其為

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為客，蓋驪小堵父怒，相延食，驪辭曰：將使驪長

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驪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坐所

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為賓，與大

夫燕亦大夫為賓。以趙孟為客者，燕禮謂與已之臣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為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

人，故使介為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為客，服虔云：楚君桓以大夫

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軟為盟主，故尊趙孟為客。案此享宋為主，非楚為主，服之妄也。劉

疏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子木與之言，弗能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子木與之言，弗能

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

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

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

蒙門。宋城門。重直用反。疏。子木至對也。正義曰：夫則賢，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

是也。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又如音問。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

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愧九位反。子木歸以語

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愧九位反。子木歸以語

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語魚據

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歆所宜其光輔五君金反

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正義曰晉語訾祐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

二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元帥居大傳國

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

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也

亦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

好報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

力勇反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

石印段公孫段從才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

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直忠

反召上照反下同仲勅忠反覯古趙孟曰善哉民之

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

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

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

為兄我以為君也鶉順倫義曰伯有賦此詩者

反賁音奔

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意於
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
良宵之兄社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者因趙孟
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為非兄而規杜非也

曰牀第之言不踰閼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註 第箒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閼門限使人

趙孟自謂 ○第側里反閼音域徐况逼 **疏** ○第箒也

反使所吏反注同箒音責 釋器云箒謂之第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

牀是大小名箒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箒與箒名亦得
統牀故孫炎 **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 **註** 黍苗詩小雅四

以為牀也 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

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註** 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 隰桑 **註**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

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盡津忍反樂音為下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註** 卒章曰心平愛矣我不

謂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

大叔賦 野有蔓草 **註**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解近相

遇適我願兮 ○蔓音萬解戶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註**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 蟋蟀 **註** 蟋蟀

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言瞿瞿然顧禮儀 ○印一月反蟀所律反大康音泰

居音據好呼報反下同瞿瞿居什

反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

荒所以保家保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言

主亦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

文故能受天之祐音戶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教五福反焉於

同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之乎告叔向曰

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然之以為

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

故言公然之以為賓榮倡昌。詠詩以至賓榮。正

言為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

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

怒以公怨怒當自頂絕此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

之所怨以為賓之榮詭能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

怨以為刺實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

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充。侈昌氏反又戶氏反字林

熟故為一年夫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

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印

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

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樂以至可乎。正義曰印段賦

蟋蟀義取好樂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不○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

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至之邑也○正義○

曰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聞自矜其功故求

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聞民免死也

杜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公

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去起○亂人以廢○

謂然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來去之

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世○

及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廢興至者侯

婢世反云陪也厭於鹽反徐於廉反○正義曰言

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興存盛明之法術也驕淫殘

虐是廢亡昏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懼此

兵行善不行惡畏之法術也與不畏則亡故云皆兵之由

也言不亦誣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之意

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

不亦誣乎服虔曰蔽陪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弊

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為蔽掩之也。削而投之。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左師辭邑向氏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

欲攻司城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

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註詩

鄭風司主也音記樂善之謂乎註樂善子罕也善其

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註逸詩恤憂也收取

也向戌之謂乎註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

及疆而寡註偏喪曰寡寡寡特也浪反娶泉郭姜生

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註無咎棠公之子七任

反無咎音無本亦與東郭偃相崔氏註東郭偃姜之

弟亮反崔成有疾而廢之註有惡疾也註有惡

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為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疾

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

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疆無疾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而立

明成請老于崔註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

欲居崔邑以終老音直崔子許之偃與无咎

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

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

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天

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曰父兄莫得進矣。正義云父兄者成疆之意以崔杼任无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已故舉宗族父兄也。慶封曰

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

疆之言告癸普結反。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

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

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

日又告成疆復告。復扶。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

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杼成崔張殺東郭偃无咎

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

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難。

乃旦反女音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

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

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

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

齊請為子為反下注癸為為。正義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

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齊莊同堞音徐養涉反。曰謂新築女墻而守

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

〔註〕嬖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註〕終入於其宮不

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註〕開先人之冢以藏之

。辟婢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註〕當國秉政

徐甫亦反。○楚薳罷如晉治盟〔註〕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音皮。

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註〕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

君子也叔向曰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

不忘敏二蕳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

往〔註〕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註〕在二十五年申鮮

也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註〕為齊莊公服喪如鴛

反以喪如字。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註〕傳言楚

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

也再失閏矣〔註〕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

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

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註〕謂斗至詳矣

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辰傳

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為在

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為再失閏也文十一年

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歷法十九年

為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合為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為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社以長歷實於其間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同歷漸失其閏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也後閏月為建戌十二月為建期然則前閏月為建酉後閏月為建戌十二月為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也若不復頌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物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俱存春秋秘經得反覆其終始以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審掌者大史鑄銅作澤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開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之知

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六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兩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為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頌置兩閏

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日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應對之應

夏衛石惡出奔晉國辭正古之黨書名惡之烏路反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國告將朝楚

○羯居

冬齊慶封來奔

國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

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者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楚

國為宋之盟故朝楚

○為于偽反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國靈王也

乙未楚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國二至十

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有一月十二月朔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國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

詳其事

○梓音子

國

梓慎至其事○正義曰此年傳鄭

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餽國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國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

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

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

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枵許驕反

國

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

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亥枵在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亥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為斗牛之次玄枵初婺女八度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歆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利得行

天一周也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一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一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為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一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歷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以有時留陰不堪陽時留無水也此不可詳也

以有時留陰不堪陽

時留無水也

盛陰用事而温無水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蓄音洩息列。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為無水而發知反下同。正義曰傳先言無水乃

時蓄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蓄者以此歲星淫行之
年而有天時溫暖之蓄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
為蓄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
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
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
時自溫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忽
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為陽玄枵為陰歲乘陰進至玄
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按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
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
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
六年兩木冰者復蛇乘龍也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
是玄枵乘歲星也

龍歲星歲星不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
乘○宿音疏四蛇玄至所乘○正義曰蟲獸在地而
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
有首北尾也南方為朱鳥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

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
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為玄
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為玄武但
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
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
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
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
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
本國之象故龍宋鄭之星也

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亢音

浪反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鄭為大火辰

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故龍為
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為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
慎言不及燕別當有以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

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

為註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

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復扶又反註枵耗至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為

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為也地氣發洩

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

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飢寒之不恤是魯亦

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夏齊侯陳侯蔡侯北

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正義曰傳言宋之

故朝晉燕國今薊縣燕烏賢註正義曰傳言宋之

侯蔡侯胡子沈子栳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

盟故雞文在諸國之下止為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

蔡胡沈為宋盟朝晉其齊燕杞伏先非楚屬其朝不

為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

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通諸夏自召公

至簡公欵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

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

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齊侯將行廢詩曰

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齊侯將行廢詩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註以宋盟釋齊秦與音陳

子曰先事後賄禮也註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

薦賄以副己心罪反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

禮也註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小至禮也

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

事但如其志之所設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

禮也註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正義曰言

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

事但如其志之所設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

禮也註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正義曰言

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

事但如其志之所設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

禮也註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正義曰言

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

事但如其志之所設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

禮也註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正義曰言

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

事但如其志之所設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

禮也註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正義曰言

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
先承意忘是事大之禮也

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龍反○重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

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

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子才用

碯七○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

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占禾占致一反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况反後

同勞力吾曰猶將更之今豈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

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五傲

反下同惰徒臥反君小疏君小國事大國正義曰

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

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孟孝伯如晉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為于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音環今吾子來

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問

鄭君應來朝否實反驛入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

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

休休許料此君之憲今而小國之望

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言奉其皮幣聘用乘反

束帛乘繩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

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歧反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

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

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今執至敢憚正義

詰大叔唯止還之語耳今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

吉原其意為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還

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為不利也小國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

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

上復草行為跋水行為涉憚徒旦反之願三三震下坤

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頤以曰迷復凶復

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

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對之應復上至

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為純坤又將

從下變之故復為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已極

更无所往故為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

是為失道已遠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

也復易注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

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

德更興也願養也易注云願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

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四輔爵物以養人故謂願

為養也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

其願謂欲至其願正義曰楚子本意願而棄

其本謂欲復其本願而棄謂欲復其本願而棄

其本謂欲復其本願而棄謂欲復其本願而棄

其本謂欲復其本願而棄謂欲復其本願而棄

其本謂欲復其本願而棄謂欲復其本願而棄

其本謂欲復其本願而棄謂欲復其本願而棄

其本謂欲復其本願而棄謂欲復其本願而棄

其本謂欲復其本願而棄謂欲復其本願而棄

无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又幾居依

幾近至亦難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

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

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

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

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

十年不克征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

復扶又反禪禪曰今茲周三及楚子皆將死禪

下復願同禪禪曰今茲周三及楚子皆將死禪

竈鄭大夫支反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

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此禍衝在南南為

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

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禪竈則曰周

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如帑音奴惡

路反衝尺容既旅客至所在正義曰易有旅卦

反分扶問反既傳言羈旅旅皆是客故為客處也歲

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

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

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為客寄也昭

三十二年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

所在其國有福當福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

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

而鶉尾亦鳥之後故

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為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

俱以帑為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

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

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

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

此則禪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文上俱論歲

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立明兩載之是傳故

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九月鄭游吉如

其知之在於人各自有意見也

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

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鄭息相

亮反下同壇徒至敵至郊勞正義曰聘禮賓

丹反勞力報反至近郊若使卿用束帛勞無設

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以朝禮君

禪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禪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禪解云除地為禪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禪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者不為壇則不除地故為草舍耳

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

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

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

患賞其德刑刑法也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

又菑音災亦皆循之正義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息

解也解佳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

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

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考酒與聚舍政合慶封子慶封當

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好呼報反則以其內實遷于

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

弊家數日國遷朝焉註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主反見

賢通國遷朝焉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

家朝焉註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註亡人辟崔

氏難出奔者難乃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

之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

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

悉反註故反盧蒲葵葵臣子之註子之慶舍有寵妻之

子之以其女妻葵妻七計反注慶舍之士謂

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註辨別也別姓而

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別被列反下同相

曰宗不余辟註言舍欲妻已宗不余辟正義曰

宗葵謂慶舍為宗言彼宗不於處相辟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註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

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癸言王

何而反之二人皆嬖註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

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

讎嬖必計反下使執寢戈而先後之註寢戈親近

兵杖先悉薦反後戶豆反公膳日雙雞註卿大夫

之膳食膳市戰反謂公家公膳日雙雞註卿大夫

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獲人竊更之以鷲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如禮也

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

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起呂反藏也洎其器

反肉汁也說文云洎灌釜更之以鷲。正義曰釋

也字林已菘反饋其位反鳥云舒鳧鷲舍人曰鳧

野名也鷲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鷲郭璞曰鴨

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

以遲別野名耳其為鴨一也。而以其洎饋。正義

曰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饋

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

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

怨之添也子雅子尾怒註二子皆惠公孫疏二子皆惠

蒲癸註以二子怒告懿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註言能殺而帝其皮使扞歸父告晏平仲註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註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註不敢洩謀音智有盟可也子

家白子之言云註子家折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註子車齊大夫子車白人各有以事君非位之所

能也註佐子車名陳文子謂相子註桓子文子之子

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曰齊惠戀小高氏皆者酒是知皆惠公孫也慶封告盧

於莊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皆以為六達也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為六軌也

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虞蒞矣王何卜

攻慶氏示于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慶封萊音來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

乃使歸慶嗣聞之慶嗣繼嗣

曰禍將作矣謂于家速歸于家慶封字禍作

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于家弗聽亦無悛志

悛改寤也悛七全反于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

越于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

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難乃虞蒞矣王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

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

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

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臨祭事大虞蒞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

為祭尸慶集為上獻上獻先獻者。集尸結反。慶邱集

為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蒞事公與慶舍不為上獻而集為上獻者慶舍使為之盧清不可謂禮責也集即繩也為下殺慶絕張本盧清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如字

徐音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優俳。優俳俳皮皆反

注優俳。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而題之名曰俳諧集慶氏之馬善驚。正義曰善驚注束絆之也音牛。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

亦善之意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里名。魚里里名

優在魚里就觀之注魚里至觀之。正義曰杜以國人從旁為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逢高釀傳文不顯古事難知輒以為規一何煩碎鑄高釀

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注鮑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

鮑國音介子尾抽桶擊扉注桶椽也扉門闔也以

桶擊扉為期也椽直專反闔戶槩反盧蒲葵自後刺

子之三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莞注

莞屋棟刺七亦反接音爰莞注莞屋棟。正義

也張衡西京賦曰莞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莞棟梁也是又名為梁此是屋上之長林椽

所以馮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遂殺慶絕麻嬰。慶絕麻集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

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為亂于偽。陳須無

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吐話

字。慶封歸遇告亂者于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防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

里名。陳直觀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暫反。慶莊叔見之。魯

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

慶封祀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祀祭遠散所祭

不共。瘁在醉反本或作萃。禮食至不共。正

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

坐取韭菹以備擣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

上。鉶之聞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

處。論語云汎愛衆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為遠散

所祭言其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鷓。工樂師茅

鷓逸詩刺不敬。鷓。說音悅茅亡交反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

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吳邑。正

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

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杜

成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
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闞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
封以邑故以句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餘爲夷末也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旃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

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

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

及慶氏亡皆忍之具其器用而公鉏者非瀆音丘

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毀其鄙六十邶毀

齊別都以邶毀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毀

注及疏六十邑正義曰傳直言六十杜知六十

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毀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毀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

使無遷也遷移也○惡烏路反且疏外不得宰

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毀爲外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

以為之幅夫民至幅之。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

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使無黜嫚

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于雅邑辭多受少與于

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

蒲斃于北竟音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

治直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

十人鄭玄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崔杼其

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

十人同心故必得令力

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王聖人十

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

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璧崔氏大璧拱居勇與我其拱璧。正義曰

氏太璧拱謂合兩手也此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

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救反以其棺尸崔杼於

也

市註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

尸邊以章其罪略反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註

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疏而始求

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

人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真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註已在楚過為于偽反伯有廷勞於黃

崖不敬註熒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

入洧勞力報反崖本穆叔曰伯有無矣於鄭鄭必

有大咎註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

而棄之何以承守註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註言薄土禮反行潦之蘋

藻註言賤菜音瀌音老蘋寘諸宗室註薦宗廟寘

反季蘭尸之敬也註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

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疏齊澤至

也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

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

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來藻於潦此并言

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
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
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
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
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

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敬可棄乎

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

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帶為于偽反下徐而為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之備一字並反

爾爾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逞其後

違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言足專任子服三始學者也

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伯榮駕驚駕音加公遂行

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

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也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為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

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與故言異耳

楚屈建卒趙又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徵張陵反○懲審至發例○正義曰昭三十年本或作懲設○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微明也則此徵之訓亦為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為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

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五經精義

系火正傳主沅長卷三十八

同者二卷並為發其大國始時其苛即計於今公計
也。五義曰魯宋則其時發也。其與也。其即計言不
敬謹而息其其義而為之。爾宋公遂文。

至其
向也

